

# 蕭伯納絢爛一生

E. W. Kenworthy 作  
高鳳英譯

## 世界文豪出自寒門

在徐徐地呼吸着一九三六年緊張空氣的世界文豪裏，留給人們印象最深的，莫過英國的蕭伯納了。他是凱爾德文藝復興運動的領袖，又是英國「文學疑問時代」的先驅者，同時又是擁護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作家，他享有多種的令譽，他的性格是那樣的複雜，思想是那樣的多端，言語又是洋溢着獨特的幽默感，他真可以說是世界上稀有的多采多姿的人物。

蕭伯納 (George Bernard Shaw)——略寫為 G. B. S.) 一八五六年七月廿六日，生於愛爾蘭首府都柏林森格街三號的一家家中落的氏族裏。他的祖父是一位身兼律師、公證人和股票掮客的人物；祖母是一位健康的賢淑婦人。父親名

叫蕭卡，是個性情溫和曠達而又酷嗜杯中物的低能兒，是個沒有受過什麼高深教育的新教徒，曾做過一任小官，退職後，便經營穀物販賣，因為他的低能，所以時常入不敷出。

母親緣新達，比他父親小二十歲，是個有教養、有傳統美德與勇敢精神而極富幽默感的女人，她在音樂和繪畫方面的天才與教養，對於蕭伯納的影響最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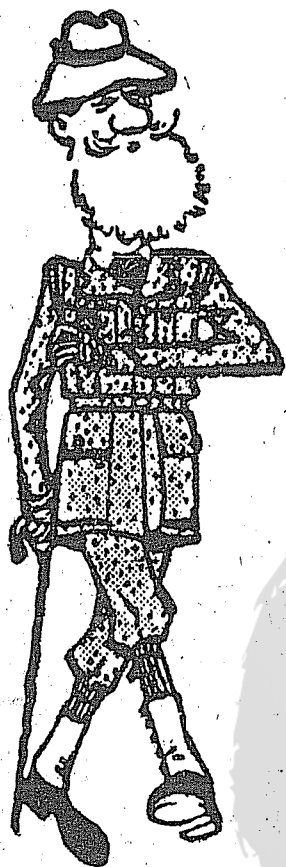
蕭氏在幼年時代就痛恨傳統和因襲的流弊，十歲的時候就不肯去做禮拜了。他在「聖徒歷程」(Pilgrim's Progress) 和「天方夜譚」中發見了偉大的文學。故鄉的風景，養成了他的藝術靈感。童年時代的蕭氏，是個沉靜而愛讀書的小孩，但却痛恨要兒童死記歷史年代、人名及地名的呆板學校教育。他對於學校裏的數理課程最感頭痛，但對於文學則興趣特濃，英文作文每試必列第一，至於其他功課，則祇好偏勞兩個同學代做。勉強地在小學畢業後，便

因了家庭經濟關係，而不再升學了。

由於母親的薰陶，蕭氏在十五歲的時候，就能暗誦諸大音樂家的名曲。十六歲後，家境益形窘困，經叔父的介紹，得在一家地產公司做小工，月入僅十八先令。他在前後供職凡五年的期間，盡力地發揮了辦事的能力，因得升為司帳員，但是對於秉性所喜愛的藝術，仍具有極濃厚的研究興趣。在這段時期中，他曾發表一篇反基督教公開發信，一度引起社會人士的震驚與斥責。

一八七六年，二十歲的蕭氏，決意在文學方面對於社會有所供獻，於是，便憑了一股無謀之勇，跑到倫敦去暫住在母親的家中，打算埋頭從事寫作生涯，但終於為生活所迫，而不得不在一家電話公司任職(後曾升至經理)。他在那家電話公司辛勤地工作了九年，然而他却無時無刻不在充實自己，夢想着要寫出一部小說。他終於一八七九年鼓足了勇氣，大膽地寫成了他的第一部小說「未成熟」(Immaturity)，但是，他這部處女作文稿却賣不出去，然而他却並不因此而心灰氣沮。他的第一部作品「不合理的結合」(The Irrational Knot)。則遭遇更慘，出版商不屑一顧地便拒絕為他出版。愈挫愈勇的蕭氏，先後又寫成了「藝術家的愛」(Love among

蕭伯納八十歲時自繪像



the artists)。「凱希爾白朗的職業」(Cashel Byron's Profession)及「非社交的社會主義者」(An Unsocial Socialist)等三部毫無銷路的小說，事實上他自己也承認，這些全是「乳臭的作品」。當時有一位名叫辛納拉(Upton Beal Sinclair)的作家，很熱心地要代他籌募生活費用，維持他的寫作生活，但是他却拒絕了這位作家的善意。

早年的蕭氏除了寫小說之外，並且也隨時注意充實本身的自我教育；他到圖書館去培養審美觀念，磨練思維靈感，到音樂會去靜聽尋求音符的享受，到美術館去探求藝術陶冶，他對政治運動也極為熱心，經常參加公開演說和辯論會。

貧窮使他對社會主義運動感到了莫大興趣。一八七九年由勒基(James Lecky)的介紹，加入了反基督教道德的“Zetrical Society”為會員；從此，他的思想便深受著名社會主義者韋勃(Sidney Webb)的影響，從而確立了他的人生觀，他認為自己在推行社會主義思想方面的活動是他的天職，是他的終生使命。

一八八二年，著名社會主義者喬治的演講和著作，促使他的思想急遽轉變因而加入了「社會民主聯盟」(Social Democratic Federation)。接着，他又讀了馬克斯的「資本論」，但是他對於馬克斯改革社會的方法却表示反對，他主張社會改革應遵循徐緩方法。

為了實現自己的理想，他於一八八四年，當他二十八歲的時候，便加入了以反對激烈手段革新社會為標榜的「泛平社」(Fabian Society)

為社員，在那裏，他結識了許多著名的人物，致力於倡導穩健的社會主義，不久他擔任了該社的理論指導員，所有重要文件都由他負責起稿。他認為最有效的宣傳方法莫過於演講，所以有時候他親自拿了喇叭到街頭去宣傳。一九〇六——七年，他升任為「泛平社」社長，於是他的名聲也便響徹了社會各階層。

蕭氏雖然不遺餘力於社會主義的鼓吹，但是他對於文藝的興趣却依然非常濃厚。當時最令他傾心仰慕的文藝家，是近代劇始祖易卜生，然而易氏在當時却還不曾享有盛名，在英國人心目中，易卜生其人其事還相當陌生。蕭氏在當時深得「世界週報」戲劇欄主筆阿齊爾的器重，經阿氏的鼓勵與提拔，他於一八八五年已成為新聞雜誌的評論家，從此，蕭氏也就擺脫了窮困生活的羈縻。

以後的十餘年間，便是他的戲劇、音樂、繪畫、文藝批評時代，他那明銳的作風，在當時的風頭最健。在這段時期當中，也做過許多大報的記者，並且盡力鼓舞新劇運動，他寫了「易卜生主義的精髓」和「戲劇評論集」二書問世。「戲劇評論集」中的主要批評對象，是莎士比亞及易卜生兩人；他對莎士比亞貶責不遺餘力，而易卜生則褒揚有加。他是以思想的有無為論斷依據；他說：「易卜生是有思想的，而莎士比亞則毫無思想之可言。凡是伊麗莎白皇朝的詩人，只講求詞藻的表現，他們的表現雖然偉大，但是論到內容的思想，却是極為貧乏的。」(根據這種觀點，他認為翻譯莎士比亞的作品不但很困難，

而且是無益的。)他說，莎士比亞之所以受人尊敬，完全是因為莎氏所表現的，是一種「浪漫的無意義」(Romantic Nonsense)的趣味。他認為易卜生是卓越的偉大思想家，易氏的偉大處是他能以寫實的文筆，刻畫出近代人所感受知識壓迫的苦痛，他對於這虛偽惡濁的時代道德武器，則大加評擊。

他在「易卜生主義的精髓」一書裏，曾對易卜生在近代文學史上的預言功績備加讚揚。蕭氏又在一八九五，發表了「藝術的健全」，在一八九八年發表了「完全的瓦格納派」兩篇作品。自一八九二年以後，可算是他的戲劇創作時代了。

### 「人與超人」一砲而紅

做戲劇評論記者時期的蕭氏，受易卜生的影響最大。他因易卜生而感悟到，戲劇比演講更具社會主義宣傳的效果，於是，他便全心全力地磨練作劇思想，並切實研究戲劇的創作技巧。

這時，除去格連所創辦的獨立戲院以外，在英國還沒有其他劇院上演以現實生活為題材的劇本，而事實上，也沒有甚麼一等的社會劇可以上演。當時熱衷於戲劇改良的蕭氏，對於獨立戲院這種獨樹一幟的作風大表讚賞，所以一經格連的鼓勵，蕭氏也就自己動手撰寫劇本，充份發揮了他那橫溢的創作天才。

一八九二年，蕭氏發表了他的五部處女劇作「鰥夫之家」(Widover's Houses)。該劇取材於法國，劇情是說一間陋屋的業主，如何積蓄

而成巨富，依戲劇的發展，充份暴露了人類貪慾殘酷的真相，毫無保留地刻劃出那個時代社會上富有階級的醜惡面貌。

「鯨夫之家」在獨立戲院公演以後，曾經在英國的保守社會中，掀起了很大的波瀾，於是，集毀譽於一身的蕭伯納，也便因他這部處女作的劇本，而聲名鵲噪。

但不久，該劇終因當局認為有傷風化，而遭禁演之厄。翌年，他又寫了兩部劇本，一部是以諷刺當時似是而非「易卜生主義」者為題材的「好逮者」(Philanderer)，另一部則是描寫現代資本主義社會怎樣壓迫女性，使之沉淪於賣笑生活的「華倫夫人的職業」(Mrs Warren's Profession)，但是，前者由於格連認為不宜上演，後者則被當局禁演，所以都不曾搬上舞臺。直到三十年後才在倫敦公演，並且博得各方一致的好評。

後來，他又綜合以上三劇，另行編成一部劇本。因為那遭禁演之厄的，都是以暴露醜惡現實為題材的，所以他便將這部綜合性的劇本，命名為「不愉快的戲劇」。蕭氏於一八九四年後所寫的戲劇，對於劇場與觀眾的要求，稍稍讓步了一些，而不像以前那樣只知一味宣傳了。而且在寫作技巧方面，也不再斤斤於激烈地暴露現實，而是含蓄而輕輕地攻擊「維多利亞」時代的戀愛觀與父子關係等，所以稱之為「快意的戲劇」。這時，蕭氏在戲劇界裏的地位已形穩固，但是他對社會主義的宣傳工作，却仍然是固執不渝地推行着。

一九〇〇年，他發表了「為清教徒而作的三劇」，這些劇本起初都不大受到歡迎，慢慢才為人們所賞識而被翻譯流傳，巴加在倫敦上演他這個時期的劇本，至少也達七百余次之多。

一九〇三年，他出版了自寫作以來最偉大的傑作，也是他思想哲學的代表作，這部作品就是「人與超人」(Man and Superman)，這部劇本的主題，是在打破戀愛迷夢，強調人們對於「種」的保存，應該有所覺醒。「人與超人」發表後，轟動了整個劇壇，也使天下人士的耳目為之一新。「人」劇於一九〇四年在倫敦上演的時候，曾造成英倫劇院空前的票房紀錄，在世界劇壇上，也博得很大的讚譽，一年之內，他從英、美兩國所得的版稅，即達五萬美元之鉅。

「人與超人」成功以後，蕭氏的作品，也隨着有紙貴洛陽之勢，直到一九一四年為止，一年中至少有一部劇本或其他的作品問世。

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，他又忙於宣傳工作，他本是個標榜反帝國主義的社會主義作家，所以竟敢獨樹一幟地高倡非戰論，因而激起英國一部分人對他的強烈反感。同時，戰時前往欣賞他劇本的，又多半是些庸俗的觀眾，不能心領神會他那些理智性寓義的社會劇，於是，他的劇本銷路，也便在立論「乖謬」和內容「曲高和寡」的情勢下深受影響，於是，風糜一時的蕭伯納時代，竟在第一次大戰的砲火中沒落了。但是，他却毫不沮喪，毫不畏怯，他的反戰寫作活動，反倒愈挫愈勇地更趨積極；他搜集了很多關於戰爭的材料，寫成了多篇的獨幕劇以及關於戰爭的劇本

，其中尤以「奧古斯都盡其責任」(An Ustus Does His Bit) 和「心碎的家」(The Heart Break House) 兩劇，更是繼「人與超人」以後的傑作。

從此，他又得到了很大的鼓勵，而於一九二一年，發表了他第二部傾吐自己思想的作品，這時，他致力於研究長生不死和人類歷史，而「千歲人」(Back in methuselah)，則是這種研究的代表作，這部作品是由五個故事穿插結構而成的，故事的時代背景，自紀元前四〇〇〇年人類在伊甸樂園那時起，一直到紀元後一九二〇年為止。他在這部作品裏，對於人類在這樣悠久的歲月中，到底創造了些什麼，紆發了獨具隻眼的深遠見解。第二(一九二二)年，他又發表了標榜易卜生思想系統的戲劇「聖約翰」(Saint John)，付梓上演以後，各國劇壇響徹了聖約翰復活之聲，於是戲劇界的「蕭伯納時代」又如如火如荼地復活起來了。

一九二五年，他把所獲得的諾貝爾文學獎金，捐贈給瑞典貧苦作家。一九二六年，德國駐英大使曾代表德國國民，祝賀他的七十壽辰，他之享譽國際，他的作品之受到各國人士的重視，可見一斑。一九二九年，他又發表了「蘋果車」(The Apple Cart)，這個劇本內含，是他老年心境的流露，也是他政治理想的表達。以後，他又寫作了幾篇不太高明的喜劇。一九三一年，他曾以七十五歲的高齡，不畏跋涉之苦訪問蘇俄。一九三二年，他當時的作品「矛盾」(Too True to be good)，上演的時候，曾經受到英倫各界

一致讚賞。一九三三年，他在環遊世界的行脚中，也曾踏入了東方神秘古邦的中國。蕭伯納寫劇的作風，是因襲傳統而反對浪漫派的，然而他所寫作劇本的故事內容，却又一貫是以偶像的破壞者自居。

他的劇作，隨時隨地都毫不吝嗇地施展他的才華。在畫室中替人畫像，在倫敦公園的椅子上憩息，在會議室裏，在音樂演奏會中，他都可以發靈感執筆寫劇；凡是他的足跡所到之處，無處不是他的寫劇場所。

### 幽默者笑話即真話

無論從那一方面觀察，蕭伯納氏的確是個罕有的天才；他是個難於刻畫難以分類的人物。韓德遜曾說：「蕭伯納是法朗士，而却没有法朗士的懷疑主義；他是托爾斯泰，而却没有托爾斯泰的自私和反省；他是福祿特，而不像福祿特那猴子般的詭譎；他是斯惠夫特，而不似斯惠夫的粗鄙以及崇尚唯覺主義。」總之，他是個幻想獲得自由，獲得任事權力的人物；他有勤勞任事的魄力，有敏銳應變的機智，他洋溢着充沛的想像力，他要從窮困迫害中創造一切。

正因為他是個想像力豐富而又善變多幻的人物，所以他的性格，無論如何是無法具體化筆之於書的。「知我者莫若我」，真正能刻劃出蕭伯納其人的，還是蕭伯納本人，從他的自白中多多少少可以窺見他性格表現的端倪。他說：「笑話就是真話，真話就是笑話」；由這兩句話，可以看出蕭伯納性格最顯著的特質，就是「幽默感」。

這種幽默感可以說是蕭氏隨有生以俱來的秉賦。他這兩句話所意味着的，是極深刻的哲學生觀，而決非一般頑世不恭的淺薄的冷譏熱嘲。他的幽默感在滑稽中每有至理；當談到君子與小人中分野的時候，他說：「小孩子出來，他的吃、穿和享用，都是由社會賒賬，等到他長大成人，他對社會自然是欠了一筆為數可觀的債；在社會主義的國家，自然要開一張賬單給他，因為小孩既然長成做了工人，就得靠勞力掙一筆基金，一部份用以償還他幼年的『債務』，部份則留做日後告退養老的費用。如果成年人在社會所做的工作只能清償這筆債務，那麼，他便是一個『小人』，如果他的工作成果能超過這個標準，除去還債以外，還能有所建樹造益社會，他便是一位『君子』。」

關於金錢，他說：「愛錢是一切道德的根源。」在他環遊世界路過星加坡的時候，他曾經和新聞記者有過以下這兩段對話：

記者：「先生有沒有辦法，可以解決中日戰爭？」

蕭氏：「中國已有許多軍政機關，又有許多司令……」

其次，蕭氏受着一位以美艷馳名歐美的女伶糾纏，她說：「假如我和你結了婚，所生的孩子面貌像我，而頭腦則像你，你想，那麼孩子豈不是才貌雙全的嗎？」蕭氏却說：「萬一頭腦像你，而面貌却像我，那纔真是不得了呢！」

當蕭氏旅行到上海的時候，孫夫人曾在公館

設宴款待他，筵後，大家到花園裏閒聊，當時，正從黑雲裏鑽出來明朗的陽光，恰好正照在蕭氏白髮蒼髯的長臉上面，當即有一位來賓對蕭氏說道：「蕭先生，您可真有福氣，居然能在上海看見太陽！」

「不對，這是太陽的福氣，它居然能在上海看見蕭伯納。」

他最喜自捧自讚，標奇立異，某次有一位美國太太很有禮貌的對他說：「蕭先生，久仰大名！」

「你久仰我的究竟是那一個大名？因為我的大名有七個之多哩！」

他自承有以下七種頭銜：哲學家、小說家、社會學家、批評家、政治家、戲劇家和宗教家。在他訪問蘇俄的時候，曾有一位小姑娘和他玩了很久，臨別時，他對那小姑娘說：「妳去告訴媽媽，說是今天和妳一塊兒玩耍的，是世界聞名的蕭伯納。」

當他環遊世界道經香港的時候，曾經對路透社一位記者說：

「你很不像中國人，中國人沒有問那麼多問題，而你却問這問那，使我難為極了。」

又有一次，當他在「泛平社」活動期間，曾經和與海門特倫辯論說：「馬克思主義死得像羊肉了，殺死他的就是我蕭伯納！」

當談到諾貝爾文學獎金捐給瑞典貧困作家那件事，他說：「從貧窮那裏騙過來一筆錢，再拿一些還給他們，究竟是為了聊以解嘲，還是為了贖罪呢？還是為了一面既可以窮奢極侈，一面又

可以享受慈善家的美名呢？」

蕭伯納專愛說出一些語驚四座的話，或是做出一些人家所意想不到的事情。他本來是個重理智的人，有時幾乎理智得毫無感情，他以為在談戀愛的人是沒有理智的，因此，他覺得愛情是一件可笑的事，在他的劇作裏面，他這種愛情觀尤其表現得淋漓盡致。但是在現實生活裏的蕭伯納，却並不是個不懂愛情的呆頭鵝。祇要看他的結婚經過，以及他寫給愛麗黛絲的情書，我們就可以看出來，他的一切人生觀理論，都是故作標奇立異。

### 性格矛盾妙語如珠

他的性格時常呈現矛盾，例如他曾經痛罵美國說：「我譏笑美國是一個鄉下佬的國家。我敢說百分之九十的美國人都是白癡。」可是當他環遊世界旅行道經舊金山的時候，却又恭維前往訪問的記者們說道：「各位都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人物！」

蕭氏到達上海的時候，孫夫人會親自登輪拜訪。蕭氏對她說：「本來我是打算上岸的，祇為的是要見一見孫夫人，現在既然已經見面了，我看還是留在船上休息。」接着他又說：「假如能避免麻煩，我倒也願意上岸去看看。」同時所說的幾句話，竟反覆如此，此公的矛盾性格，可以想見一斑了。

其實他却是個意志堅強，具有不屈不撓精神的人物，他畢生的生活，真可以說是部多采多姿

姿的奮鬥史。他的精神不但沒有隨年齡而老化，而且還老而彌堅；晚年的蕭翁，不但腦健身健，而且筆鋒也犀利頑健如恒，好的劇本仍然是源源問世，真可說是老當益壯，猶勝少年。

妙趣橫生的幽默感，以及玩世不恭的諷刺風格，確實是蕭翁性格裏最顯著的特色。他是最富於機智而又怪僻的人物，他以獨具隻眼的立場觀察人生和事物，而把所得的結論，以雋永而令人匪夷所思的詞句，表現於談吐和字裏行間。他對於人生和事物看法，正一如易卜生所說：「我祇要真理，我不怕勢力，真理是決不會令人失望的。」以及「多數黨是錯的，少數黨是對的」這種見解，因此，「特立獨行。不顧人之是非」，可以說正是蕭翁其人其事的寫照。

例如關於戀愛，一般人都認為是男追女，而他在「人與超人」之中，却偏說是女追男；關於兄弟關係，大家都稱為至親骨肉，而對於朋友祇是志同道合而已，但他却說：「朋友最好，可以永遠往還，父母兄弟不是由自己自由選擇的，所以非離開不可。」他的諷刺對象，大體可以分為如下兩大類：

一、是對於事物本身的諷刺，例如對不健全的經濟組織，不合理的社會組織。

二、是對於普通人錯誤見解的諷刺，例如對戀愛、英雄，以及對普通人的浪漫觀念。

在這兩種對象中，尤以對事物本身的諷刺，最為刻薄凌厲，因為，他是個懷疑一切文明和一切文人的怪人。

在「餓夫之家」中，他諷刺了感傷的人道主義者，同時還諷刺在資本主義之下的一切財產，

都是悖入的不義之財，在「巴巴拉少校」中，他諷刺了救世軍動輒以天堂地獄勸人為善去惡的作風，他認為，這種做法是徒勞無功的；要想救濟窮人，祇有給他們有保障的職業，使他們每月獲得充分的生活費，使他們都衣、食無虞，貧窮自然就會解決了。他又以諷刺的眼光，解剖現代資本主義之如何毒害了一切社會制度，怎樣戕害了個人的靈魂，他更暗示智識階級都是平民的敵人。可是，他却又毫不猶豫的說：「貧窮是一切罪惡的淵源。」

以上是蕭氏對事物本身諷刺的幾個實例，在他的作品裏，隨時可以看到他這種諷刺的筆調。以下，我們再看看他如何以「偶像破壞者」的態度，諷刺普通人的見解。

關於戰爭與軍人，一般人都以為戰爭是非常勇敢的事，軍人是非常榮耀的人。而蕭翁却說：「勇敢」祇不過是「肉體的激發」和「畏死自衛」的混合物；戰爭完全和普通商場做買賣一樣，也祇不過是理性及理論計算的問題，「軍人」也不過是種幸運兒罷了。

在蕭翁的心目中，戰爭決不是什麼困難的事情，而是懦夫的一種技術；這種技術不外乎敵弱衝過去，敵強向後退而已，所以都是懦夫的行爲，而並沒有什麼所謂「勇敢」「榮耀」之足道的。（未完）